

人文地理

乡情乡韵

赵秉文与乐平县

□郝秦峰

昔阳县古称乐平，北部与平定县接壤。平定与昔阳山水相连，自然条件相近，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有不少昔阳人在阳泉工作生活。历史上两地曾同属一郡(乐平郡)，或同属一州(平定州)。金代大定二十二年(1182年)，平定升为州治，领平定、乐平两县。二十八年之后的大安二年(1210年)初夏，赵秉文来平定州任刺史。赵秉文(1159—1232年)，字周臣，号闲闲，磁州潞阳人，登大定二十五年(1185年)进士第，历任五朝，官至六卿，被誉为“金士巨擘”。在平定期间为政宽简，风行文教，体恤民情，深受民众爱戴。虽然任职时间只有短短一年半左右，但对属县乐平也十分熟悉，并留有题咏诗文。赵秉文曾与乐平人杨云翼一同在朝为官，代掌文柄，友情深厚。两人都被誉为古州贤哲，历代设堂供奉，传为佳话。

《涌云楼记》话昔阳

涌云楼曾是古州平定的一处名胜，位于上城州署东北隅。大安二年重阳节，赵秉文与文人墨客雅集于此，写下了名篇《涌云楼记》。其中写道：“皋落之山，昔阳之泊，广阳之故道，并陞之故关，地古天荒，有怀古之思”。其中的皋落山、昔阳泊均位于乐平县。广阳故道也在今昔阳县境内，是一处战略要地。想必闲闲公对这些地方都很熟悉，对相关历史也十分了解，因此才会生发出感慨和忧思。

笔者当年试译《涌云楼记》时，不同版本中有“晋阳之泊”“首阳之泊”“昔阳之泊”的差异。光绪版《平定州志》和学者马振君整理的《赵秉文集》中都采用了“晋阳之泊”。就在踌躇迷茫之际，有幸通过微信群结识了李彦良老师。李老師出生于昔阳县东冶头村，作为《东冶头村志》副主编，负责“建制沿革”一章的撰写。她追根溯源、实地考察、多方求证，弄清楚了村名在千年历史中的演变。李老師肯定地告诉我，文中应当是“昔阳泊”。据《左传》记载：昭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30年)秋，晋国向东扩张，向鲜虞国借道，得到准许后，乘机攻入肥国都城昔阳(今石家庄市藁城区附近)。灭掉国后将其国君绵皋掳到晋国所辖今东冶头村古城附近，建立肥子国。借故国地名，将城堡命名为“昔阳城”，前面的水泊称为“昔阳泊”。东冶头村是昔阳县名的发祥地。听了李老师的解释后，消除了疑虑，文稿《赵秉文〈涌云楼记〉试译赏析》发表在《阳泉日报·漾泉周刊》上。行文至此，想到李老師已经在今年春天辞世，不禁生起感激和怀念。

《静阳道中》赋新题

赵秉文题咏乐平的诗篇，目前所知有《静阳道中》和《雏鹰》。两首诗收录于作者《闲闲老人溢水文集》中，而未见于《平定州志》《乐平县志》及《昔阳古诗集》。《静阳道中》是一首七言律诗，诗曰：路转山腰步步迟，高林浅水下回溪。芥花酿蜜蜂贪腹，柏叶储香麝养脐。不觉因来寻短梦，偶逢佳处入新题。何时更到园林寺，看遍峰峦处位。

静阳村位于昔阳县东五十里处，北邻东冶头村，松溪河在西南

两面环绕，村东为灯笼山，昔九公路在村北穿越。《金史》“地理志”记载，金代的平定州有三个镇，分别为平定县的承天镇、东百井镇和乐平县的静(净)阳镇。光绪版《平定州志》在“舆地·山川”中记载了乐平乡的园林寺：“在县(乡)南三十里南野头村，张鹤云有重修碑记”。“古寺园林”是乐平八景之一。县志记载，寺建山顶，秋夜多风。环寺二十余里田无霜灾。明代尚书乔宇有诗赞曰：“寒霜不入空门界，灵气常浮法相中”。

那么，闲闲公此行的目的地是在哪里呢？是到昔阳故城访古，是往皋落古村游览，还是到诗中提到的园林寺登高呢？因为园林寺是在县城的南部(今大寨镇南冶头村)，与县城东部的静阳还相距甚远。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分析一下。

峻岭崇冈，山路迂回，让第一次到此的诗人有“山重水复疑无路”的感觉。高处密林郁郁葱葱，山脚溪水清澈潺湲。田地里雪白的荞麦花开得正艳，吸引了蜂群前来采蜜。灵巧的香獐正在贪吃柏树的叶子，来年春天，它脐部的香腺囊中会生出名贵的香料——麝香。诗人感到有些困乏，于是寻一处阴凉小憩，竟恍恍惚惚身入梦境。不觉来到一处景致绝佳所在，游览一番后正欲口占一首小诗，谁知却被山风吹醒。梦中的胜地会是早有耳闻的园林古寺吗？真想生出双翼到那里登高眺望，乐平的山山水水一定会尽收眼底吧。从这首诗中，我们仿佛能感受到作者乐观向上的人生态度，生活中注重“酿蜜储香”——陶冶身心，涵养德行，藏器待时，以实现人生价值。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乐平百姓种植的农作物——荞麦，以及山野中出没的野生动物——麝(香獐)。由此，这首诗歌也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皋落奇峰得《雏鹰》

《雏鹰》是一首五言古诗，在文集中紧随题咏平定名胜的《重午游冠山寺》《七夕与诸生游鹊山》之后排列。诗曰：

皋落秋风暮，深崖得尔雏。他时万里翼，天末片云孤。何处三窟兔，古城千岁狐。伫翻壮士臂，飞血洒平芜。

光绪版《平定州志》在“舆地·山川”中记载了乐平乡的皋落山：“在乡东七十里皋落村，一名灵山。按，《左传》‘晋侯使太子申生伐东山皋落氏’即此地也。”有学者经考证后认为，东山皋落氏是赤狄种族的分支，当时晋国的势力未达晋中一带，此皋落氏应在垣曲。其被击败后往东部迁徙，到达今长治、昔阳等地。“皋落奇峰”也是乐平八景之一。乔宇有诗赞曰：“曾知胜迹钟灵气，可是奇形入化工”。

离离暑气散，裊裊凉风起。一个天高云淡的秋日，赵秉文踏上了赴乐平考察的行程。到达皋落古村时，只见这里峰峦平地而起，像万担粮食堆成一样，在夕阳的映照下气象万千，令人赞叹。忽然，山脚下一只受伤的雏鹰映入眼帘。秉文让仆从将其收留，包扎伤口，给以饮食。不久雏鹰就恢复了活力，双目炯炯，羽翎振动。望着这只小生灵，诗人浮想联翩。有朝一日它定会奋翼青云，翱翔万里。如果壮士得其相助，那么即使

诡谲的野兔、狡黠的灵狐都会无处遁形。诗中流露出作者对未来的展望，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施展才华，报效国家，铲除奸佞，惠济苍生。后来赵秉文在平定州刺史任上被调回朝中，累官至礼部尚书、资善大夫等职，挺身颓波，为世砥柱，实现了自己的夙愿。此外，皋落也是状元杨云翼曾经读书的地方，此前的明昌年间两人就曾同在翰林院任职。诗中也出现了“云”“翼”二字，是否有对杨云翼寄予厚望的涵义，读者可自行品味。

杨赵名溪传佳话

民国《昔阳县志》记载：“杨赵水，县东八十里脊岭后，源源混混下流数里，合石瓮水。又数里，悬崖间一窑名‘状元窑’。相传，金时杨云翼、赵秉文肄业于此。又北流合沾水。”杨赵河源出皋落南庄，长38公里，在静阳村南部注入松溪河，流域面积260平方公里。“杨赵名溪”为皋落八景之一。

杨云翼(1170—1228年)，字子美，昔阳县赵壁乡川口村人。自幼天资颖悟，金章宗明昌五年(1194年)年中状元，授官承务郎，应奉翰林文字。历仕金章宗、卫绍王、宣宗、哀宗四朝。曾任礼部尚书、吏部尚书、御史中丞等朝廷要职，深得历朝皇帝器重。平生著作颇丰，与赵秉文多有唱酬诗作，并合撰有《龟镜万年录》《君臣政要》等著作。杨云翼还为《闲闲老人溢水文集》作序。58岁去世后谥号“文献”，《金史》有传。

赵秉文次子杨云翼11岁。大安二年赵秉文来平定州任刺史时，杨云翼在朝中任礼部郎中，未见两人同时在平定州的记载。元好问《中州集》小传：“南渡后二十年，与礼部闲闲公代掌文柄，时人号‘杨赵’。而公以后辈自处，不敢当也”。

杜维科先生编著的《昔阳民间故事》一书中有一篇“杨赵河和状元窑的传说”，生动有趣，现录其梗概以飨读者。传说在杨赵二人参加科考前的某一年，赵秉文来乐平访杨云翼。惺惺惜惺惺结伴到皋落白崖山下的石窑里隐居下来，共同攻读，研讨学问。一天两人正在河里洗衣裳时，一只金色凤凰飞来落在河对岸土塄上的一棵油李树上。两人到近前时，凤鸟长鸣一声，直上云霄而去。看到树上有两个红油李，一个已经熟透，一个略带点生。云翼将熟透的让给秉文，两人分品品尝。深夜各入梦乡后，文曲星到来，对两人讲：“你俩吃了凤凰送来的仙果，定能金榜题名。秉文吃了熟果，会较早得中，云翼虽然略迟，但敬让有礼，当中状元。”两人惊醒后各说梦中所见，竟是完全一样，都深感怪异。后来两人相隔九年得中进士，云翼更是独占鳌头，高中状元，为升州不久的平定州增光添彩。于是，人们把这眼石窑称作状元窑，把那条河称作杨赵河，以纪念两位前辈。

明代嘉靖年间皋落人赵敏有《杨赵河》诗，表达了对两位古州先贤的追忆和仰慕：

养晦穷岩伊吕传，苍生霖望岂能留。成梁已豫调羹诀，共榻偏饶卧辙猷。文柄互持双学士，状元偕第一龙头。而今溪竹依然在，幸揭玄霜漱上流。

爷爷的窑洞

□董奕芳



“青石街，青石坊，青砖灰瓦青石墙。吞口门楼二进院，扑面临街好排场。笔直石街一里长，东西两阁遥相望。虎踞龙盘青石寨，千古铸就凤凰乡。”这首儿时耳边常响起的童谣，让我迫不及待地又一次回到了童年，回到了我的故乡——下董寨。

在故乡，正月的“跑马排”是异常壮观的。儿时的我常听爷爷谈起：东汉中平年间，董卓任山西刺史的时候，他路经兵道也就是冀州道，前来视察。他发现这村山势险要、易守难攻，所以就屯兵筑垒，专门派了一支嫡系部队驻扎于此。“跑马排”活动就起源于当时的信史传递信息，后逐渐演变成正月十六的民俗活动，流传至今。每年正月十六这天，我们村的村民都会牵着自家饲养的用来农耕的马，身穿各种古装服饰，身背公文袋，披着写有“国疆事急，速报京师”“十万火急，不得阻行”“关隘驿站，一路放行”等字样的红带，骑裸马在村里一条长一百米、宽约四米的青石巷中循环奔跑，震耳欲聋，惊险动人。听，战鼓鸣，狼烟起，青石板上发出的那阵阵急促的马蹄声，由远及近。看，村子里，从十几岁的少年到白发苍苍的老人，只要站在马匹前，个个都能翻身一跃，策马扬鞭，急驰而奔。这一天的我，总是穿梭于马前马后，人左人右。

夏天的“龙潭峡谷”也是远近闻名的。曾有民谣这样描述：“头顶九龙群峰立，脚踏玄武万丈崖。迎面凤凰展翅飞，龟蛇二将镇东西”，说的正是村北面紧靠石岗的岩壁，村南十余丈高的悬崖下是一条东西走向长三百余米、宽十多米的青石深沟，蜿蜒盘旋，形如卧龙，深不可测，村里人称之为“龙潭”。龙潭峡谷的上端，是一道类似于壶口瀑布的小瀑布，清澈的河水溅射着白色的水珠一跃而下，跌入深渊，潜入石缝。沿着峡谷向东走出300多米，就到了幽谷出口。龙潭口地势较为开阔，有十多米宽，三四十米长，细沙铺地，水面平静，是人们闲适时放钩垂钓的最佳处，据说有时还会钓起碗口大的老鳖。

就是在这样一个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美自然景观的地方，承载了我满满的思念。

每年一到秋天，家家户户房顶上都晾满了一圈圈的玉米穗，仿佛是给整个房顶披上了金黄色的围裙。院子里墙上的一串串的红辣椒和树上结的一颗颗红石榴更是绽开了笑脸。再看磨盘上、红土窑窑上、驴圈台台上的大簸箩里，盛满了倭瓜、豆角、茄子、西红柿、菜根、胡萝卜、苕蓝、葫芦……再站在街门口往左右两边看看，来来往往的乡亲们都肩挑长扁担，两筐装着满满的粮食和蔬菜，迈着矫健的步伐。

冬天的早晨，我还未醒来，就有串门的来了。东家的奶奶、西家的爷爷、南家的伯伯、北家的哥哥，只要是没事做的村里人，都会来我们家的窑洞里听爷爷讲书。在我幼小的记忆里，墙皮发黑的窑洞里总是坐着满满的老人，总是飘满浓浓的旱烟味，总是有不断的咳嗽声，总是充满着温馨与暖意。那一次，爷爷讲着讲着就哭了……

“我7岁就被卖到这里来了”“我一天学也没上过”“我一个字也不认识”……

成年之后，我才慢慢知道，爷爷出生在内蒙古美岱昭镇协力气村。1928年，当地大旱，颗粒无收，荆棘横生，赤地千里，鬻妻卖子，禁不胜禁。7岁的爷爷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徒步跟着31岁的女姥姥，被卖到了下董寨的董家。也就是从那时起，他上地、驮煤、卖煤、放牛、当长工……受尽了旁人的冷眼，尝遍了人间的酸甜，度过了一个个思念亲人的不眠之夜，未读过一天书，不会写一个字。

60多岁的爷爷，腰也挺不直了，总习惯留着一小撮儿雪白的山羊胡子。当时，外出打工的叔叔给爷爷在城里买了一个蓝色的收音机。每天中午吃了饭是爷爷雷打不动听单田芳说评书的时间，第二天，爷爷复述起来总是滔滔不绝。

“杨氏七郎八虎将，一心只为保家邦。令公不屈触碑死，化为青山铸脊梁。”

“身高八尺，面如冠玉，齿白唇红，剑眉星目，银盔银甲，素罗袍，旗下白龙马，掌中蟠龙金枪，百步的威风，千层的杀气……”

从早晨一直说到中午吃饭，午睡起来后又一直说到吃晚饭，吃过晚饭后又是满满一屋子的听客。一本本、一篇篇，每天都是连续的。儿时的那个旧窑洞成了村里人茶余饭后的听书场。奶奶也跟着忙前忙后地添火、开水、倒水。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村民们被爷爷的《杨家将》《岳飞传》《隋唐演义》《程咬金》《薛刚反唐》《白眉大侠》等浸润着。我也在文学艺术的天空里一天天遨游着。如今，大字不识一个的爷爷已离开我们十多年，但他的语言艺术及他讲述的英雄形象已深深植入人心。

前年，爷爷说书的那个窑洞塌了。村里成了名副其实的旅游之地，家家户户都在翻修房子，在城里安家的叔叔在老窑洞的旧址盖起了新房子。只要我们家的大门一开，村里的人们就会络绎不绝地走来……

如今，故乡的石头街道每天默默地迎接着来自各地的游客，故乡潺潺的龙潭水里面荡漾着坐满游客的皮划艇。故乡的一草一木青了又绿，绿了又黄，但我还是觉得爷爷的窑洞最美！